

流浪
小小说 100 篇

中国文联出版社

流浪小小说 100 篇

梦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李新洲 著·—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5

ISBN 7—5059—3228—4

I. 梦… II. 李…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5703 号

书名	时代作家文库
作者	李新洲 著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封面设计	李占卿
印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0
版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书号	ISBN 7—5059—3228—4/I · 2461
总定价	240.00 元
定价	25.00 元

金色的花圃

(代序)

李自由

新洲同志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梦》作序，望着这厚厚一叠书稿，不禁产生一阵惊愕。我在文联任职多年，居然不知眼皮底下的朋友，竟是一位写小小说的高手。也难怪，他隐姓埋名，是用“流浪”这个笔名发表作品的。

小小说又名微型小说，篇幅短而容量大，文字少而意境深，在文艺百花中，在诸多的文学式样中，她是一朵鲜艳的金色小花。

新洲是这朵小花的育花人。他政务繁忙，却挤出业余时间，多年如一日，在他预先设计的花园中苦苦耕耘。他本是学医的，然而，对于文学艺术的执著追求与酷爱，宛如初恋的少女，堕入“情网”便不能自拔。艰苦的童年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使他在文学艺术创作道路上步伐坚定，勇往直前。勤奋与先天优良的艺术造诣，使他轻易地登上了文学艺术宫殿的台阶，而长期的政务工作，又使得他的视野更为开阔，对真善美的颂扬，对假丑恶的针贬，培养了他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和表现力。所以，读新洲的作品，无疑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他的作品，文字优美，华

丽而不妖艳，朴实而不土气，庄重中深寓着妙趣与诙谐；他讲究结构，文字虽短，每一篇都有一个小故事，而且巧妙地将“包袱”放在结尾处，让你读完最后一句话才茅塞顿开，或拍案叫绝，或忍俊不禁，或唏嘘感慨，或凝神静思；他尤其注意作品的思想性，目光紧盯着“凡人凡事”，从平常的日常生活事件中，经过他的提炼与挖掘，使你从一点亮光中看到了太阳灿烂的光辉，从一滴水里看到了大海的深邃与辽阔。正是这样，才有他的《绿荫的故事》、《扶贫验收》、《一个“悖论”引出的故事》、《防妻》、《算命的力量》等多篇作品获奖和转载，才有一部厚厚实实的《梦》与读者见面。他布置的这座小花园已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金色的小花一簇簇一丝丝，在春风中摇曳多姿，争芳斗艳。

祝贺你，新洲同志，再布置几座这样美丽的花园吧！
是为序。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于金鹗山书斋

目 录

绿荫的故事	1
扶贫验收	3
嫂子改嫁	6
新婚前夜做恶梦	9
一个“悖论”引出的故事	13
算命的力量	16
夫妻	18
试妻	21
防妻	23
玩妻	26
借妻	29
择妻	32
长生不老酒	34
女人和孩子	37
吃醋	41
饿生	44
猪鸡之类	48
男人的眼睛是深渊	51
父子两代	56
梦	59
梦的传奇	63
村主任改姓	67
姨娘	70

近朱者，近墨者	73
泪债	76
山里女人的心	79
不是编撰的故事	82
疯子	85
一个故事	88
无法主动的一种	92
捉到了“第三者”	95
隔壁	98
校花	102
媳妇熬成婆	105
患难兄弟	108
书记三题	
迎书记	111
当书记	114
送书记	117
奈何桥寻梦	120
盲兄	124
巧遇	127
米毕	130
自私的老蔡	133
换乡长	136
柳二号	139
佬乡见佬乡	142
老李和老张	146
评先进	148
美女锅	151
小小烟灰缸	154

一次分开过年	157
电话监控	160
盲音	163
回访恋人	166
武头儿请客	170
米头儿会客	173
谷头儿作客	176
文头儿陪客	178
毛病	181
张部长李部长	184
当乡人大主席的春华四题	
很嫩的人大主席	187
你也想当乡长	190
到底听谁的好	193
谁叫你不识时务	196
门卫	199
秋季	202
马代表赴宴	205
拍桌子	208
麻子刘	211
说你不懂就是不懂	214
搭档	217
秘书小D上了电视	219
家有美妻	222
数痴	225
王主治的绝活	228
一支烟的故事	231
文人的遭遇	234

我与三叔	238
参加校庆	242
玩牌	245
司务长孔三	248
“忌言”村的故事	251
门铃声	254
鬼迹	257
聚散	260
蜜枣饭	263
愤怒声讨“钱女士”	266
母亲的教子方略	269
穷人嫌人穷	272
儿子的画	274
娘	277
欺骗	280
我莫名其妙成了大仙	283
影响	287
村里那片粮田	290
说谎的孩子新传	293
分数	295
“三讲”三题	
自我剖析	297
这个错误犯得不应该	300
疑雾	304

绿荫的故事

玲闲得无聊的时候，便经常站在窗前往后看。

后面不到40米是一排楼房，和她家相对的那户阳台布满着绿荫——牵牛花蔓叶稀疏有致，像梳子梳过，挺好看的。绿荫下，常有一对年轻夫妻出没。男的经常穿着一条短裤，光着膀子，女的也穿一条短裤，上身着件半截背心。

玲看的时候，便对那男的很感兴趣。

男人很有模样，身高体白，浓眉大眼，很诱人的。男人时而对着墙壁手舞足蹈，时而冲着这边点头微笑。这个时候的玲很投入，心里甜滋滋的。

军见玲如此入神，便问：“你看什么？”军是玲的丈夫。

玲见军注意她了，便转身道：“没什么。”又说，“你看，那阳台上的绿荫，多漂亮啊！”

军凑过去看，说：“是漂亮。”心里却说，不是看漂亮的绿荫是看漂亮的男人吧！

军看着也喜欢上了那绿荫。喜欢上了那绿荫下的女人。

女人修长的腿和胳膊，白得刺眼，半截背心把高耸的乳房裹成两蔸凉薯。双臂一张，简直像开了一片牵牛花。女人时而对他展开双臂作拥抱状，时而对着墙壁低吟。

军看时便很着迷。心想，这女人肯定在哀伤自己的不幸婚姻。心里袭上悲悯。

梦

见丈夫如此投入，玲便问：“你看什么，绿荫么？”

“是的是的。”丈夫掩饰自己的失态说，“牵牛花快开了吧？”

“快开了。”玲迎合着。心里想你心中的牵牛花开着呢！

后来军又看。

后来玲又看。

军和玲看的时候都很投入，渐渐地，也就不再相互干扰。

后来，玲看的时候，便想了许多关于那个男人的事，诸如肯定不喜欢那个妖婆，而那微笑绝对是向自己发出的某种信号……

后来军看的时候，也想了许多关于那女人的事，诸如肯定那男人如臭屁，她那歌声分明是在向自己诉说着思念……

想到这些的时候，就越想越离谱。甚至都叹息，嗨，何必一根绳子拴死两个蚂蚱呢！

从此，军便感到了这样看不过瘾，玲也感到这样看不过瘾。

一天，军对玲说：“我们过去看看吧！那户人家隔壁是我的同学。”

玲也说：“得，我们近点看。”

于是，他们一齐来到同学家的阳台上。

同学告诉他们：那是一对新婚夫妇，剧院演主角儿的。最近为了演一台重要的戏，回家也在排练……

军和玲都很尴尬。

“不，我们是来看牵牛花的。”军和玲赶忙找话遮掩、搪塞。

同学却指指军和玲的窗台说：“你们那里不也有一片很好的牵牛花吗？”

军和玲这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窗台也确实有一片美丽的绿荫，只是近在眼皮底下，往往看不出其美丽来。

扶 贫 验 收

扶贫工作队员小顾在西村蹲点有三个年头了。按照“三年攻坚，脱贫致富”的要求，他的任务该完成了。眼下，县扶贫办的领导就要进村验收。小顾心里一阵高兴。

可以说，小顾是有信心交一份满意答卷的。

小顾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单位就安排他来扶贫，一蹲就是三年。小顾是位很有上进心的青年。三年来，他用自己的文化知识，靠强健的体魄支撑，从制订脱贫规划入手，又是跑资金，又是引进良种和技术，帮助村里开发山林，发展养殖业，引导村民走出了一条摆脱贫困的路子。村里一年一个面貌地变……光头山绿了，养殖业成了气候，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村民年人均口粮达一千多斤，纯收入一千二百元以上。比原来翻了好几番。贫困的帽子被风卷走了。这一切，都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

村人没有不感激小顾的。经常有人半路上把他拖到家里喝上几盅，以表感激之情。村干部还去他单位为他请过功。小顾也年年被评为县里的扶贫先进。

每当想起这些，小顾心里便暖烘烘的。有一种无法言表的快意。他觉得自己三年的汗没白流。

那天下午，小顾怀着激动的心情召集村干部开了个会，通报了县里要来验收的信息，要村里作好汇报准备。

哪知，村干部听了这消息，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有些惊

梦

讶。

村支书说：“怎么就验收了呢？”

村主任说：“这贫不扶了么？”

其他人也咕咕哝哝的发牢骚。

小顾有些懵，不知道大家什么意思，就问怎么回事，但没人回答。后来就散会了。

过了几天，县扶贫办验收组的就进村了。

先是听村里汇报。

汇报材料是村支书念的。材料写得不错，是经小顾看过的，念起来很流畅。只是念到后面，几个关键的数字没了。小顾不知怎么回事，当时他看的材料是有的。而且，这些数字是硬指标，是验收能否达标的关键。

县扶贫办的领导也没放过这些数字，便一项项抠。问了几遍，都无人回答。领导便沉了脸。

小顾想补充，村支书这才抢着说：“数字是有，但说明不了问题。”

“为什么？”扶贫办的领导问。

“数字不实。”村会计马上答，“有水份。”

“你们就不能如实说？”扶贫办领导问。

“让如实说就好。”村主任接着说，“就一句话，我们村目前并没有脱贫。”

接着，大家都说一句同样的话，说得小顾如坐针毡，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想解释什么，鉴于那种场合，又觉得不怎么好说，只得忍气吞声。

县扶贫办的同志很是不解，但又不能不尊重下面的意见。验收只得草草收场。

为此，小顾气得在家睡了一天。他不明白村干部为什么如此这般。

第二天晚上，村主任突然请小顾喝酒。

酒桌上，小顾有些生气地问：“我哪点对你们不起，为什么要瞎编呢？那些数字都是实实在在的，你们不是也承认了的么？”

“哪个说不实在呢？”村主任陪着笑说。

“你们怎么那样汇报？”小顾又问。

“这你就不懂了。”村主任诡谲一笑，“县里验收不那样说能行？”

“为什么？”小顾感到奇怪。

“你想，如果实说了，我们村的贫困帽子不就被摘了！”

“摘了不好？你们也光荣嘛！”

“光荣？谁稀罕那个光荣？”村主任哈哈一笑，“一顶帽子一年多少扶贫费，你是清楚的呀！”

“你们这是……”小顾出了一身冷汗。他瞪着眼望着村主任。

“你也别大惊小怪的。这不是我们的发明。”村主任突然认真起来，“不过，你对村里贡献很大，我们心里有数。我们会再次去你单位为你请功。但这次你务必再成全我们一次。来，我们喝酒。”

说着，村主任递过酒杯与小顾碰了碰，一仰脖子倒了下去。

小顾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只得闷闷地与村主任喝。

那餐酒，小顾醉得一塌糊涂。

嫂子改嫁

嫂来了信。请人写的。嫂没读过书，信只能求别人写。这他清楚。嫂的信简单得奇：弟，速回一趟。嫂不是无话，是早已说在了他的心里。那次回家，嫂对他说：“弟，我想……改嫁。”

嫂说这话时有一种明显的内疚感。他体察到了。他很坦然。“你早就该这么做。”

支持嫂改嫁，这是他一贯的想法。老兄去了几个年头。这几年嫂又抚养又养老，这日子撑的多艰难？嫂还年轻，老这样也不成回事。其实，老兄刚去后不久，他就劝过嫂。嫂没同意。“你兄去了，我再走，这个家就散了。叫人太心寒。”他不好勉强。他理解嫂的感情。嫂最忠厚不过，以往与兄与娘没红过脸。这在如今是不太多的。嫂不肯，他只能依着。

“只是，我一走，娘和孩子……”嫂没往下说。他感受到了嫂心中的痛楚。但他没有犹豫。他鼓励嫂说：“你就放心去吧，还有我们兄弟呢！”他确实不忍心让嫂再拖了。

话虽说得好，但兄弟们却没给他面子。大家一拢来，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二哥，我们处境你不清楚？混自己的嘴都困难。哪还有那份能耐呢！这事只能靠你了。”

他一听就清楚他们是卸担子，心里好气。自己的娘和侄，大家都有责任么！哪能说不管呢？但没发作。他想，一来娘送自己读了书进了城，负担娘和侄自己责无旁贷。自己的条件也确实比他们

好。同时，他也能理解弟弟们，这事他们还作不了主。他们背后还有撑舵的。于是，他当场拍板，要把娘和侄接进城。

哪知，娘听说了，拐杖一拄一戳地走过来，又哭又闹：“要我窝你那儿？哪个的馊主意？你们成天关门闭户，气都出不得。吐口痰还要进厕所，还有你那洋媳妇……是要我早点儿死哪……我哪里都不去。如果大儿媳丢下我们，我和孙子慢慢糊。呜呜……”

那情景惨的，真叫人不敢多说半句。连嫂也在一旁暗暗抹泪。

后来，他还想提出另外的办法，如祖孙俩傍着弟弟们过，他负担费用等。可弟弟们趁娘闹的时机，早已溜走了。他气得一脸发白。

这时，嫂忙安慰他：“别急。再拖一拖吧！”

事情就那样拖下来了。

如今，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嫂的信这么急，他估计可能就要办婚事了。但娘和侄究竟怎么办？他心里还没个底。他陷入了沉思。

妻看出了他的苦闷，出主意说：“娘不肯来，也许是怕我对她不好。这样吧，我们一同去接，她准会来的。”妻其实是个很贤淑的女人。

他很赞同。

第二天，他们一同回到了老家。

没见到娘和侄儿，只有嫂在家热情地期待他们。

“当你们不来了呢！”嫂说。

“他出差刚回哩。”妻见他不怎么好说，就扯了个谎应付过去。

“娘和侄呢？”

“去姑姑家了。”

坐了一会儿，嫂告诉他们，她的事已定了，过两天就办。嫂说：“要你们回来，不为别的，只想与你们聚一聚，我娘家没什么人了，你们就是我的亲弟妹。”

嫂说着，眼里闪着泪光。

梦

他心里很沉，也很高兴。他改了口说：“姐，我们恭贺你。”嫂脸上泛起了甜甜的笑。

接着，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

嫂说：“我知道你们很孝顺，不像那边几个兄弟。不过，这事我不想让你们操心。你们都是工人，哪来那份闲心呢！”接着，她把自己的打算也说了。她要让娘和孩子一道随她过去。

他一听，心里猛一“格噔”，头有些大。正想说什么，这时三弟四弟突然闯了进来。他们大声嚷开了：“婆婆跟着媳妇去下堂，天大的笑话。好像没儿没女样的！”

三弟还瞪起三角眼对他说：“你可是有面子的人呢！就不怕丢脸？”

他木讷地站着，一言未发，任弟弟们闹。实在说，他也有想法。

见状，嫂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她突然像做错事的孩子，嘤嘤地哭了。“我只耽心怕老人伤心，冒想到……”

他更麻木了。心里一阵震颤。善良的嫂啊，你的良心太好了！他差点喊了出来。

等三弟四弟闹够了，他才颤抖着对妻说：“明天……我俩……送姐过去。”

他的话大出人们所料。三弟四弟把脸黑沉下来。嫂也怔怔地望着他。

半晌，没人吱声。半晌后，嫂突然轻轻摇了摇头。

“姐，你不必顾虑。”他定定地看着嫂，近乎央求：“我和妻支持你。”

嫂没声言。只是轻轻摇头。

嫂的事又一次搁浅了。

嫂结婚的事，他是在信上知道的。那是后来。嫂在信上告诉他：是那个男人嫁给了她……

他看着信，鼻子酸酸的，泪就掉了下来。